

大雨将至

并非我们甘愿堕落
而是遭遇了金钱的奸欲

李永春 著

DAYUJIANGZHI

吉林文史出版社

大雨将至

李永春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雨将至 / 李永春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72-3160-9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2338 号

书 名: 大雨将至

作 者: 李永春

责任编辑: 钟杉 陈昊

选题策划: 丁瑞 李丽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廊坊市鸿煊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电 话: 0431—86037451 (发行部)

网 址: www.jlws.com.cn

并非我们甘愿堕落
而是遭遇了金钱和权力的奸欲

——题记

大雨将至

沈从文题



01

甚至来不及掐灭烟头 来不及
寄出一个红色的唇印
鸟已经撞碎了玻璃
我的剃须刀
和带血的一对翅膀
同 时 落 地
今晨我要去清明山
去和一个女人对话 登七十二级台阶
我说的不是金钱 甚至不是爱情
我说的是那个我叫她母亲的女人
你为什么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想对你说 大雨将至
郁金香 朵朵代表我的心

黄布起床的时候是早上七点，不冷不热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正照在他那轮廓分明的脸上，脸的右侧像是被乌云笼

罩着，左侧又悬浮着黄黄的光。这黄与黑的两种张力，似乎很能说明黄布此刻的现状。

4 他打了几个哈欠，然后抬头看了一眼正对着自己看的黑白照片。他笑了。照片上的自己仰着头，拿着笔的手支撑着下巴，一副特深沉的样子，俨然像个伟大的哲学家。

这张照片是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一位开影楼的朋友帮忙照的。当时拍摄这张照片是为了应付自己主持一个经济版面的自我介绍。他知道这是一张作秀的照片，但他还是很喜欢。从某种角度说，作秀所呈现的一种状态同样能反映一个人的潜意识，从深层次说反而特别的真实。

在黄布的生活中，这种深沉的样子别人是很少见得到的，更多的时候，黄布属于一种快乐幽默又富有智慧的人，说出来的话总是与众不同。他喜欢成天穿着一套 CBA 的运动装，给人的印象不仅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还显得格外富有激情与活力。他不大喜欢名牌，觉得名牌都是虚张声势，而且也有点儿过于高调。

他很少有这么早起床的习惯。这一天是他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有一件事总是放在首位。

他先给亚亚书吧打了个电话。书吧的晓晓说，哥，你的花儿早就准备好了，我还给你准备了早餐呢，你快来吧。

看时间还早，他靠在床上点了一根烟，贪婪地吸着。

他总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失去快乐，也总是在失去快乐的时候想去看他的母亲。这就像一个永远扎在他胸口的情

结。

黄布是重金属文化传播公司的策划总监，过了今天他就整整 36 周岁了。在那 36 本日历的生命轨迹里，黄布上过大学，做过诗人，当过记者，现又做了策划人，人生的阅历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与一般的同龄人比，他在事业上的成器时间要来得更早一点儿，他已拥有了自己的汽车、房子和一般同龄人还没有拥有的东西。然而，他至今却还是单身一人，尽管也谈过几个女朋友，但大部分受不了他那古怪的脾气而宣告结束。有时候他也害怕孤独，也很想成个家。他知道这原因就出在自己身上，但无法改变。他情愿这样被孤独缠绕，不想改变。

他开着那辆新买的黄色“现代 coupe”跑车到达清明山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那个五通大酒店的老板章法拼命地给他打电话，说出事了，要马上见他。他有点儿烦，先是在电话里骂了一通，又说我这人又没卖给你，我有我自己的事。章法说，你怎么啦怎么啦。想想毕竟是老朋友，黄布最后还是把语气缓和下来，到下午再说吧，有时间我过去，然后把电话挂了。

黄布的父亲是在他六岁的时候病逝的，脑子里父亲的形象很是模糊，而母亲对他来说却是十分的深刻。母亲不容易，把他拉扯大，还把他送进了名牌大学。也因为母亲，他大学毕业没有选择留在省城，而是回到了母亲的身边。他放弃了与他共同走过三年的女同学，放弃了省城的发展平台。

有时候，特别是工作与爱情遭遇不快的时候，他也有点儿怨他母亲，但他还是认为应该永远感谢母亲。他没有恨过。

他回来后的第三年，母亲也离开了他。他的母亲没有能体会到他工作后回报的滋味。母亲最大的愿望是生前看到他结婚，并且能够给黄家续个后代。他的母亲没有能等到这一天。现在想起来，他有点后悔。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应该先结个婚再说，起码母亲会很安详很幸福地闭上眼睛。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点自私，自己的幸福还有很多的今后可以寻找，可母亲等不起。

黄布把 36 枚纯白得丝绸一样的郁金香沉重地放在母亲的坟头。他觉得有很多的话想说而又不知从何说起。如果那一年要是跟那个当教师的林娜结婚就好了，起码母亲在地下会很安息，至于儿子到底幸福与否，母亲在地下是不会知道的。

其实黄布觉得林娜是个不错的女人，尽管是别人介绍认识的，但相处得还可以。可到了结婚之前商量买房子的时候，两人分手了，而且分得有点儿突然。那时林娜还没有提出要让他买房子，黄布已经在物色房子了，缺少的部分房款贷点款就是了。不知道为什么林娜提出来的时候，他却说，房子我是买不起的，结婚后是要住到乡下去的，反正乡下还有三间农村式的楼房空着。

黄布这样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句玩笑。但他这样说了。当时林娜干脆回了一句：“我是不会去的，好不

易从乡下出来，你就和乡下的人结婚吧。”

黄布对林娜的回答产生了不快，两人就不欢而散了。以后的半个月，黄布几次想打电话给林娜，让她一起去看房子，但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

黄布实在等不及了。他需要有个决断。他给林娜打电话，约她见面。在茶室里，林娜还没有坐下就直接问他，“啥事？说吧。”黄布原本想说的话吞到了肚里，却冒出了另一句：“我们还是分手吧！”

林娜看着黄布说，你约我出来就是说这么一句？黄布说，“是的，我决定了。”林娜的两行泪水就下来了。她转过身，背影出了茶室。到了黄布为了这事后悔时，他已经看见林娜在大街上挽着另外一个男人的胳膊了。

不是清明时节的清明山，安静得有点伤感。听到身后有人“阿布阿布”叫着，黄布回过头来向程伯摆摆手，示意程伯停下。程伯还是一个劲地往台阶上走。

那是看墓地的程伯在叫他吃饭。程伯喘着气说：“你是大忙人，我故意早一点烧饭，吃好了可以早一点儿下山。”

黄布说：“程伯呀，今天我什么事都不干，就好好地陪你喝几杯。”

好呀好呀，程伯满足地笑，然后又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下午你还是忙你的正事吧，别让我这个老头耽搁了。”

黄布看着程伯幸福地笑。像程伯这样淳朴的人城里是找不到了。



清明山上的风一阵又一阵地吹着他俩零乱的头发，尽管是在春天，还是凉飕飕的。黄布与程伯说话的声音也被风声淹没。

黄布的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章法打来的，问他来不来酒店吃饭，如果不来也说一声。声音夹在风里，断断续续的。黄布说：“你让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好不好？你再烦我，我就真的永远和你拜拜了。”

“你今天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你能不能不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事你就吱一声哦。”章法有点儿急了。

黄布的语气软了下来，说：“没事没事，你放心吧。我和我妈说点儿事。”

章法更迷惑了，黄布的母亲已经去世，他是知道的。章法在电话里就更急了：“嘿嘿嘿，你在精神病院吗？你到底在哪儿，我来看你。”

黄布笑了：“下午告诉你吧，我要吃饭了。”黄布挂了电话。

来到程伯的住处前，黄布把送给程伯的水果和酒从车里搬了出来。程伯一阵的激动，都不知道说什么了，看着黄布把东西一一往家里搬。

黄布说：“程伯你别生气，都是单位发的，我一个人哪吃得了，烂了不也是浪费是不是？”每次上山看母亲，黄布总是给程伯带很多东西。

程伯再没说什么，向厨房里喊了一声：“秀芝，快给黄

叔叔打点儿水洗洗手。”

厨房里出来一位姑娘，端着水，个子高高的，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看上去眉清目秀。

黄布接过脸盆，向秀芝笑笑，然后问程伯：“你孙女吧？”

程伯说“不是，不是，是外孙女，在城里读高中，今天是星期六，不上课，来看看我。程伯说，农村女孩本来读个初中毕业已经很好了，可是认识了你，我就寻思着一定要让秀芝读个高中，最好能上大学，卖房子也要读，读了书人就不一样了。”

黄布说：“你这就对了，程伯，说不定以后还能享她的福呢。”

程伯说：“享福我倒也没有指望，我倒希望她多读点书，能在城里找个工作，乡下真是太穷了。”

黄布母亲去世的时候，程伯已经在这里守着那一摊荒凉的坟墓了。程伯中年丧妻后，他的一个远房亲戚把他介绍到了这里。黄布知道程伯没有儿子。

这顿中餐，程伯平生第一次喝那么多的酒，而黄布也是第一次了解到程伯那么多家里的实情。

章法与黄布第二次通话后，自己的事倒变得不急了，反而为黄布担心起来。黄布不仅是他的朋友，也是他事业的顾问。对于黄布，无论是酒店的工作还是个人的生活，章法总是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但他知道，黄布有很多的事和想法是不会告诉自己的，这倒不是说黄布不信任他，而是黄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很想知道黄布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但又不敢再打电话。他知道黄布古怪的性格，再打他电话就会关机了，找到他就会更加困难。

章法给黄布单位的马总打电话。马总说她也不知道，还说黄布早晨就打电话说过，今天有私事需要处理，请一天的假，具体什么事也没有说。

酒店的总经理助理崔洁敲门进来说，章总：“饭都凉了，黄总到底来不来？”

章法说：“去去去，凉了就凉了，热一下不就好了？”

崔助理知道章总不开心，伸伸舌头就退出了办公室。



章法估计黄布会来这儿吃饭的。他不大喜欢应酬，尽管在电话里与他随心所欲惯了，但往往用餐时间到了，就会出现酒店。在五通大酒店用餐能让黄布找到家的归属感，这一点章法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过了半小时，重金属的马总打来电话，问章法找到黄布没有。马总又说：“没有关系，他不会有事的，他是诗人，有时候你把他当小孩就对了。”

章法想想也是，然后自己对自己笑了几声。

就在章法放下心走向餐厅时，黄布真的在楼梯上出现了。他看到黄布凌乱的头发眼睛一亮，问：“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个模样？”

黄布说，我先洗个澡。

章法突然盯着他的脸看，说：“你吃过了，你还喝酒了？”说完，章法就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黄布点点头说：“你快去吃饭，等下再聊，只给你半个小时。”

章法摇摇头，下餐厅去了。

黄布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服务员胡恬从里面慌慌张张地出来。看到黄布，胡恬的脸红了起来，叫了声黄总。

黄布说：“恬恬，你帮我放水好不好？我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好的，黄总你昨晚没有睡在这里呀，是出差了吗？胡恬问了一句，还没有等到黄布的回答就进卫生间了，卫生间里

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

这是一间本来用作客房的商务套间，自从黄布担任了五通大酒店的兼职策划后，章法把它专门装修了一下，外面是办公兼接待室，里面是卧室。章法这样的安排，目的是为了能使黄布在酒店的时间多一点。只要黄布经常在酒店出现，他就会踏实一点，经营的信心也足一点。而黄布也渐渐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反正洗衣、吃饭、洗澡等许多生活的问题都可以使他这个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变得高枕无忧。

黄布住进五通大酒店一年多了，一直是胡恬在照顾他。黄布有时候倒觉得自己有点过意不去，经常变着法子奖励她一些礼物，两人之间的感情与信任度倒也有点不同寻常。

刚进房间时，胡恬表情唐突，黄布当时没在意，但黄布看到电脑开着时，突然想起了这个细节。

胡恬从卫生间里出来。黄布问：“恬恬，你动过我的电脑了？”

胡恬点点头就一直没能抬起来，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黄布本想发火的，但口气马上缓和了下来。黄布说：“没事的，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用电脑，你会电脑吗？”

“我在电脑公司培训过的，好久没有练打字了，怕忘了，刚打开没一会儿你就来了。黄总你不要告诉章总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碰电脑了。”胡恬依然把头压得低低的。

黄布笑了，说：“是这样呀，我不会告诉章总，以后我

不在的时候你就用吧，不过，你那客房的工作要干好，学电脑不要在上班时间，如果服务不好，我不说，章总也会开除你的。”

胡恬马上笑了，说：“我知道了，谢谢黄总，水已经放好了，被子上午重新晒过了，还有太阳的味道。”胡恬毕竟是一位反应敏捷的女孩，她知道何时该笑，何时该低头轻语，所以她也是黄布与其他客户比较喜欢的一个服务员。

黄布感到这个姑娘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如果文化再高一些，肯定出息会更大一点。黄布说：“恬恬，你好好干，明年酒店要送几位骨干去进修酒店管理，你要争取被挑选上。酒店也急需人才呢。”

胡恬问：“真的吗？”她很快就恢复了天真烂漫的脸。

黄布说：“真的，章总和我商量过了，已列入计划了。”

胡恬走到黄布的身边，凑近他说：“黄总，到时你可要帮我说说吧，大家都说章总听你的。”毕竟与黄布接触多了，胡恬很快就把横在两人中间的屏障拆开。这是她的本领，这种本领好像与生俱来。胡恬接着还加了一句：“酒店的人可都说我是你的书童哟。”

黄布被她逗笑了，“好，你先去忙吧，我的书童。”

胡恬关门的时候突然又转过身笑着对黄布说：“黄总，生日快乐，中间抽屉里有我送你的礼物。”说完又一笑，然后关上了门。

黄布拉开抽屉看到一个包装精致的方盒子，再打开，是一只打火机。打火机的颜色和材料看上去像是青铜做的，很古老的味道，是黄布喜欢的那种。

黄布从不把自己的真实生日告诉别人，胡恬怎么会知道呢？黄布在心里问自己，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真是个机灵鬼，有心眼的女孩。”黄布想。

黄布心情舒畅地进了卫生间，把自己的整个身子浸泡在芳香的浴池里。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秋日私语》的优美旋律在房间里舒缓地流淌着。黄布好久没有这样松弛自己了。滨湖公寓策划的盘子使他失去了三个月享受生活的权利，甚至连出门前照一下镜子的时间也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长成啥模样了。

洗完澡，黄布仔细地对着镜子端详自己。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衰老，开始对自己又增添了许多信心。他信口从一位叫作芳子的诗人那里给自己拣来一首诗：

你的文字隐隐地把我击碎

一束洁白的光辉

划破黎明的梦境

整个白天和晚上

我用一双迫切的眼睛

在你文字的枝节上徘徊

我该怎么说出我的感觉